

春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

春

中国现代经典美文书系

陈子善 蔡翔○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陈子善主编;蔡翔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02-006149-5

I. 春… II. ①陈…②蔡…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7087 号

责任编辑:杜丽

特约策划:罗晓荷

秦俟全

封面设计:陈楠

版式设计:高静芳

春

Chun

陈子善 蔡翔 主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6 千字 开本 850×1 168 毫米 印张 6.75 插页 3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7-02-006149-5

定价 15.00 元

编辑例言

中国素来是一散文大国，古之文章，已传唱千世。而至现代，散文再度勃兴，名篇佳作，亦不胜枚举。散文一体，论者尽有不同解释，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语言之精湛凝练，名家又皆首肯之。因此，在时下“图像时代”或曰“速食文化”的阅读气氛中，重读散文经典，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

本着这样的心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比如，春、夏、秋、冬，比如风、花、雪、月……等等。这样的分类编选，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

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并冠之以不同名称。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为尊重历史原貌，一律不予更动。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选文不再注明出处。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遗珠之憾也将长在。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逐步弥补，敬请读者诸君多多见谅。



目录

| | | |
|-----------------|-----|----|
| 春 | 朱自清 | 1 |
| 一日的春光 | 冰心 | 3 |
| 春之悲哀 | 田汉 | 6 |
| 春雨 | 梁遇春 | 9 |
| 自春徂秋 | 唐弢 | 13 |
| 春底心 | 丽尼 | 18 |
|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 冰心 | 20 |
| 春颂 | 茹志鹃 | 23 |
| 春雨的情思 | 邓云乡 | 28 |
| 听听那冷雨 | 余光中 | 31 |
| 据说春光又到了人间 | 国桢 | 38 |
| 春雨 | 王莹 | 41 |
| 春雷 | 朱管 | 43 |



春

春天汹涌 黑陶 45

大明湖之春 老舍 51

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 54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 57

钓台的春昼 郁达夫 61

五月的青岛 老舍 69

春日游杭记 林语堂 72

清音 冯沅君 77

山区的春光 金近 82

台北的春天 林文义 85

鸟声 周作人 91

神奇的丝瓜 季羡林 93

紫藤萝瀑布 宗璞 96

碧螺春汛 艾煊 98

风筝 任大霖 106

见了樱花 谌容 113

| | | |
|---------|-----|-----|
| 采蕨日 | 简媜 | 120 |
| 春底林野 | 许地山 | 127 |
| 窗外的春光 | 庐隐 | 129 |
| 春游 | 成仿吾 | 132 |
| 春夜的幽灵 | 静农 | 138 |
| 春雨 | 韦素园 | 142 |
| 春意挂上了树梢 | 萧红 | 146 |
| 清明 | 丰子恺 | 149 |
| 小城春色 | 吴祖光 | 153 |
| 度春荒 | 孙犁 | 159 |
| 岁交春 | 汪曾祺 | 161 |
| 焯春 | 林斤澜 | 163 |
| 屋里的春天 | 艾芜 | 165 |
| 迟来的春天 | 黄秋耘 | 172 |
| 把窗子开向春天 | 罗大冈 | 178 |
| 桐子花开的时候 | 陆柒 | 182 |
| 为了这春天 | 罗兰 | 191 |
| 春夜 | 梅阡 | 194 |



春

小桥·流水·人家 梅苑 198

河之女 铁凝 201

春

◎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花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跟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春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这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一日的春光

◎冰心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

今年北平的春天来的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阴，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面，已悄悄的远引了。

天下事都是如此——

去年冬天是特别的冷，也显得特别的长。每天夜里，灯下孤坐，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气，一冬来，一切的快乐，活泼，力量，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慰安自己说：“等着罢，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很远么？”

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列，排得意外的长，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的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有一天看见院里的桃花开了，这天刚刚过午，从东南的天边，顷刻布满了惨暗的黄云，跟着千枝风动，这刚放蕊的春英，又都埋罩在漠漠的黄尘里——



九十天看看过尽——我不信了春天！

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杏花去罢。”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曾得到春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转到大工，向阳的山谷之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花蕊相间的情态了。

我想“春去了就去了罢”！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分悼惜，七分憎嫌，总之，我不信了春天。

四月三十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看海棠，“且喜天气晴明”——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唯一的春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欣然的答应了。

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真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还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边的那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烘烘的在繁枝上

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都消失了，喜悦的仰首，眼前是烂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恣情的一放！

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斯，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

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了报复，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着脸，低着头，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五，八夜，一九三六，北平



春之悲哀

◎田汉

薄寒中人的天气，何况又风雨连宵，把纸窗推开一望，我不觉失声叫道：“你好苍白的脸，天啊！”庭前青翠的长松们有意无意地在他脸上乱晃，晃得他的脾气越大，脸色也越沉下来了。近窗几枝小翠柏，在雨中越青翠得爱人，可是不知伊心中有什么悲哀，无几根睫毛一样的小枝头含着无数颗溜圆圆、要坠不坠的泪珠儿，一见着轻轻拍伊肩头的风姨，便止不住泪珠儿纷纷地落下。枯树上几只 Sentiment 的小鸟，正尖尖脆脆地唱“松山春雨”的歌儿，忽看见小柏儿这等伤悲，歌兴顿阑，又不好把什么普通的应酬话来慰藉伊，便一刹儿飞到别处唱去了。只有那打在瓦上、板上、地上的雨声，轻轻重重，远远近近地送到我耳鼓中来，使我忽然记起旧译罗细特·约翰生 (Rossiter Johnson) 的雨歌，歌曰：

他如何落，落，落，
落到这天涯的平陆！
他如何奔流到人家的门边！
他如何浸湿了行人的双足！
他如何低低敲着雨板儿鸣！
他如何打得蘼芜碧草乱纷纷！
他如何太息，悲吟，低语，

从黄昏直到天明！

这首诗还是我去年春假中安排做《易慈(Yeats)与 A. E.》时译的，距今可一年了。可是读这首诗的时候的情调，却是一样的。因为同样是初春，同样是初春风雨；所不同者人世风狂雨骤，把我们俩瓣香低首的梅花，一夜摧残。西望故国，想招那一缕梅魂，又凄凄濛濛不知向何处招去。当这样风雨愁人的时候重读这首雨诗，真叫人太息、悲吟、低语，从黄昏直到天明啊。

“春来了！春来了！”这是我这一周来在被窝中间，花园中间，和野外边所听到的自然的私语——

阳春，阳春，美丽的阳春，
你载着荣誉与光明以俱降；
你用那绿叶、鲜花和蝴蝶之翼，
把地球弄成一个仙乡。
灿烂啊，莲馨花——勃蓬啊，紫罗兰，
馥郁的春风碎饱夫万花之间。
起来啊，懒汉！谁还能够昏昏鼾睡，
不见那云雀已在碧空之上，蜜蜂已在棕榈之巅？
唱起极美的歌，弹起极高的弦，
且弹且唱同迎此美丽的春天。

读歌客(Eliza Cook)这一节春歌，尤觉得满身都漂着“春之欢喜”(joy of the spring)。四季的职分：春生，夏长，秋成，冬藏。春之欢喜真是一种“生之欢喜”(Joy of Life)！我和漱瑜两人在冬上遇了 our dear father 的“死之悲哀”以来，就没有真欢喜过一天，天天以我们悽怆的心眼望着天的灰暗色的



春

面容！直到春天来了，天的脸色也为我们是 cheer up 几分了。我们的心、眼也清明几分了。想起梅舅去年的信上有“茲际一阳来复之候，万物皆有昭苏萌动之象，汝二人能从此努力遂其自然的生长，余所望也”之言，我们俩从去年春天一经到现在，到底遂了几分自然的成长虽不敢知，然今则云雀又在碧空之上了，蜜蜂又在棕榈之巅了，我们岂能不及时奋发以慰此厚望我们的人？再一思及此厚望我们者今已不幸成了隔世之人，谁又能自胜其悲哀呢？偶检爱读的德富芦花先生所著《自然与人生》的散文诗，至《春之悲哀》(Sorrow of the Spring)一则，此感益深。芦花先生曰：

步着原野，仰观着霞漫之空间闻着草香，听着汤汤流水之歌，向着抚人似的和风的时候忽起一种难堪的怀想。刚想要捉他，又没有痕迹了。我的灵魂能不追慕他那远别的天的故乡吗？自然在春天里真是一个慈母。人和自然融合，被抱在自然的怀中，哀有限的人生，慕无限的永劫——就是在慈母的怀中感一种甘美似的悲哀。

嘻！哀此有限的人生，慕彼无限的永劫(grieve at our limited life here and long for limitless eternity somewhere)。这不是我的春之悲哀吗？

春雨

◎梁遇春

整天的春雨，接着是整天的春阴，这真是世上最愉快的事情了。我向来厌恶晴朗的日子，尤其是骄阳的春天；在这个悲惨的地球上忽然来了这么一个欣欢的气象，简直像无聊赖的主人宴饮生客时拿出来的那副古怪笑脸，完全显出宇宙里的白痴成分。在所谓大好的春光之下，人们都到公园大街或者名胜地方去招摇过市，像猩猩那样嘻嘻笑着，真是得意忘形，弄到变成为四不像了。可是阴霾四布或者急雨滂沱的时候，就是最沾沾自喜的财主也会感到苦闷，因此也略带了一些人的气味，不像好天气时候那样望着阳光，盛气凌人地大踏步走着，颇有上帝在上，我得其所的意思。至于懂得人世哀怨的人们，黯淡的日子可说是他们惟一光荣的时光。穹苍替他们流泪，乌云替他们皱眉，他们觉到四围都是同情的空气，仿佛一个堕落的女子躺在母亲怀中，看见慈母一滴滴的热泪溅到自己的泪痕，真是润遍了枯萎的心田。斗室中默坐着，忆念十载相违的密友，已经走去的情人，想起生平种种的坎坷，一身经历的苦楚，倾听窗外檐前凄清的滴沥，仰观波涛汹涌，似无止期的雨云，这时一切的荆棘都化做洁净的白莲花了，好比中古时代那班圣者被残杀后所显的神迹。“最难风雨故人来”，阴森森的天气使我们更感到人世温情的可爱，替从苦雨凄风中